

妖岩云海

□王天锐

去过紫云的格凸河多次,却并不知道妖岩的云海,像位大家闺秀,还未走出人间天堂,难以见识素面朝天的靓丽,始终遮盖着神秘的面纱,隐藏在大山的深处,虚无缥缈的神奇。

昨夜下了场小雨,打湿了梦幻的边缘,清晨风和日丽,阳光明媚绚烂,高原入秋以来,总是这般舒适,醒得早睡得晚的古朴,保持着原汁原味,最适合人类生存。

在城市广场上车后,向东驶出了拥堵小城,上了安紫高速,一路向南而去,现在的高速公路四通八达,逢山开路的方便快捷往来,田野里稻花飘香四溢,带着泥土的芳香扑鼻,极目眺望山那边还是山,风驰电掣奔向诗和远方。

车下了紫云站匝道,路过旁边的紫云洞,烟雾缭绕梵音飘渺,紫气东来国泰民安,紫云因紫云洞而得名,有着诗情画意的祥瑞,绕过了县城的边缘,穿过亚鲁王文化广场,沿着蜿蜒曲折的山路,穿过茂密的树丛竹林,慢慢的驶向远方一路而去,满眼一片翠绿的赏心悦目。

一路上同行的朋友,笑容可掬的介绍情况,从市里下来磨炼,投入到火热的工作中,通过全国脱贫攻坚实施完成,紫云各族人民的持续奋斗,撕下了千百年来的贫困的标签,正意气风发走进康庄大道,迈向更加美好的灿烂未来。

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从在京求学毕业回来后,分配到地区民委工作,随同单位领导去紫云出差,第一次跨进工作的门槛,领导才从县委书记任上,调到地区民委担任主任,回到曾经工作过的老地方,受到亲朋好友的热情款待,感情却难却通商达旦,一醉方休不醉不归。

紫云是自治县,民委去得比较多,也结识了许多的紫云人,学长同乡师弟师妹都有,原先这里地处边远,交通不便信息闭塞,人们却纯朴善良聪慧,人杰地灵的风水宝地,曾经在乡镇任职,工作过两年时间,也算是了解了那里的风土民情,深深地爱上了这片神奇的土地。

转过一道弯拐后,道路更加的崎岖,车沿着陡峭的山路,转弯抹角艰难行驶,原来土丘上的树林,早已不见踪影,山更高了坡更陡了,坚硬裸露的岩石上,生长低矮的灌木丛,层层叠叠的山峦叠嶂,奇峰秀岭的分外妖娆。

爬上一段陡坡盘旋,又继续从缝隙穿过,峰回路转的柳岸花明,车到山前必有路开阔,一壁巨大的山体,鬼斧神工的断裂,垂直地挡住了视线,已经风化了岩石,铿锵有声脱落,任凭岁月的风风雨雨,事无巨细的洗涤冲刷,呈现历史斑驳的图影,残遗高原远古的密码。

这里的奇山秀水,流传亚鲁王的传

说,勤劳勇敢的山里人,跋山涉水的步履蹒跚,从大山深处一路走来,一脚脚印涂满汗水,种下亘古不变的梦想,用辛勤的汗水浇灌,梦发芽开花结果的璀璨,成就民族文化,更加灿烂辉煌。

多次的陪同省内外的同仁,走进神秘的麻山腹地,聆听英雄史诗亚鲁王,感动天地的传奇绝唱,要由德高望重的经师,世世代代的口耳相传,叙述一个顽强的民族,艰辛困苦的迁徙历程,跋山涉水的背井离乡,劈裂荆棘的刀耕火种,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挺起麻山的脊梁。

艰难地爬上了山顶,山高人为峰的豪迈,山那边还是山的俊秀,一望望着一山高的辽阔,山外有山的延绵不绝,旖旎风光无限在远峰,洁白的淡淡的雾霭,轻柔飘渺笼罩荒野,像似一层薄薄的轻纱帐,遮盖着久远的历史面孔,始终的让人无法揭开,那面绝世的美丽容颜。

站在高高的山顶,真想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山野的风徐徐地吹来,飘逸的秀发迎风飘扬,浓雾从遥远的天地边缘,弥漫倾泻流淌而过,洗涤凡间世俗的风尘,抚平沟沟壑壑的创伤,远方冉冉再起的朝阳,洒下万丈光芒的霞光。

前方巨大的妖岩上,映红了灿烂的彩霞,淡淡的雾霭波澜壮阔,波涛汹涌从山崖上飘过,轻柔得像一场梦,从晨曦中

苏醒过来,悄悄的舒展着柔美的身影,睁开了朦朦胧胧的眼眸,长长的打了一个哈欠,吐露淡雅的阵阵馨香。

山顶上的风很大,徐徐吹拂而来,同行的好几位女同胞,乌黑的秀发迎风飘扬,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不胜凉风的娇羞,依偎着思过崖的墓碑,面壁思过的虔诚祈祷,双手合十地口中念念有词起来,祝福的话语随风烟消散,雄鹰飞过陡峭的悬崖,追逐远去的神话传说。

曾经爬上峨眉山顶,俯瞰过飘渺的云海,也登上了梵净山巅,抚摸过云朵的柔情,体验着黄山云霞的约期,看过庐山云雾的真面目,触摸着山洱海的雾雨,凝视高山雾海佛光闪烁,行访崂山薄雾的仙境,追逐天山云海的踪影,在祖国辽阔的大地上,江山如此多娇的秀美。

依依不舍告别妖岩,挥挥手不带走云彩,感叹神奇的大自然,眷恋这片多情的土地,回归自然返璞归真,原路回到紫云县城就餐,大家不知疲倦地侃侃而谈,幸福快乐,抚慰漂泊的灵魂,再次的浪迹天涯。

告别热情好客的朋友们,夜空已是繁星点点璀璨,银河像条绚丽多彩的丝带,虚无缥缈在浩瀚的星空,遥远的天空上彩云追月,天边云卷云舒的意境里,似妖岩飘渺的那片云海。

在猫营中学的日子里(下)

——良师益友龚校长

□范干平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猫营中学虽然简陋无比,学生年龄、文化程度参差不齐,状态也不在一条线上。但是我始终感到,在猫营中学工作的岁月却是自己繁忙、紧张、活泼、知识长进、生活充实的时候。

不少学生离开学校距离遥远,学校处于建设阶段,没有能力为学生提供住宿,走读生花在路上时间很长。

记得当时我担任初中三年级班主任工作,同时教学语文课。班级里有一位同学年龄比我大,是一个共产党员,住在离校很远的小鱼凹村民组,来回一趟要走几十里岩石路。加上半天建校,半天上课,确实难为学生、难为教师。

尽管如此,学校的风气很好,学习的氛围很浓,生活虽然艰苦,日子却过得有滋有味,整个学校上下齐心,年复一年规模不断扩大。回头想想,艰苦环境下学校有好领导、好同事,大家有责任心、事业心,不能不是重要因素。

在猫营中学工作时,龚校长既是我的领导,更是我的良师益友,他的言传身教,他的严谨,他对教育事业的执着,他对于名利地位的淡泊,他对人的诚恳,实实在在是我的榜样。俗话说,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身教重于言教,所有这一切让我受益一辈子。

作为建国后最早到紫云工作的安顺师范毕业生之一,龚国权1952年年仅16岁便跨出安师大门,赴紫云工作。那时从安顺到紫云没有公路,更谈不上汽车了,他和一大批热血方刚的青年教师背着行李、拄着拐棍,望着层层叠叠的山,沿着蜿蜒曲折的路,一步一步走到偏僻闭塞的紫云,这一去50余年。他先后在紫云自治县的火花、狗场、板当小学任过教。60年代初,紫云和望谟两县合并,他又在望谟县的桑郎小学、紫云中学校教过书。期间他当过小学校长、教育视导员,始终没离开过教育口,调到猫营中学后,他就再也没有离开过教室、讲台。

他平易近人,身教重于言教;他学历不高,初中生一个,但几十年的教学生涯,半辈子刻苦钻研,他成了全校教学权威,从初一直到高中,教的得心应手。他析题清楚,推导严密,语言生动,他的课,学生听得津津有味。

他治校严谨,虽是校长,老师们对他敬重大于畏惧,喜欢团在他在身边,劲往一处使,猫营中学的教学质量在全县乡镇中学中首屈一指。我与龚校长从走上团坡山,住进厨房兼宿舍开始,近8年时间的接触,可谓受益匪浅,龚校长一直是自己往后工作的榜样。

工作上,龚校长是我榜样,生活上,他及家人善待学校的每一位同事。当时我夫人在猫营小学任教,离中学有一段路。让我们夫妇终身难忘的是,当年我们的孩子刚出生,因为两人都是教师,都要上课,一周当中有几个半天无法照顾孩子,这是一件叫人发愁的事。作为校长、兄长、邻居,校长和夫人成了孩子的保姆,只要我们上课,带孩子就是他们的事,为我们解除了后顾之忧,以致我们调往县城工作时,孩子赖着校长及夫人不肯离开。

在紫云工作了一辈子,而且几乎一辈子在乡镇学校工作,他无怨无悔,龚校长为紫云的教育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桃李无言,下自成蹊”,1988年,他被评为中学高级教师,成了全县唯一在乡镇学校工作的、有高级职称的教师。同年,他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是年教师节,在人民大会堂荣幸地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我认为这是党和人民对一个坚持贫困山区教书育人的老教育工作者的认可和褒扬,校长应该得到这个荣誉。

我自己也感到很欣慰,因为上报材料几乎就是我写的。当时我在县教育局工作,看了办公室写的上报材料,我不甚满意。当时已经没有时间再派人了解、重写了,我决定自己动手。一个晚上的时间里,我沉浸在往事、对校长的回忆之中,猫营中学的岁月往事历历在目,我仿佛又听到了团坡山上寒风中的林海,又看到了龚校长带领师生们挥锄挥汗开挖球场、校基,耳边传来龚校长朗朗的讲课声……,因为熟识,材料几乎是一气呵成。在写材料的过程中,自己也再一次领略了一个扎根贫困山区老教师的精神,再一次感受到了榜样的力量。材料中我把以龚校长为代表的老教育工作者称之为贫困山区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脊梁”。

如今校长三个孩子一个在紫云自治县工作,一个在安顺经营酒厂,一个在安顺开发区学校教书,膝下儿孙满堂。然而本该颐养天年的他,仍然手执教鞭,在教育的田野里耕耘,我知道这一辈子,龚校长是离不开教师这个岗位了。

品味立冬

□乔兆军

“北风潜入悄无踪,未品浓秋已立冬。”季节的脚步总是匆匆忙忙,仿佛只是在慵懒的秋日午后打了个盹,立冬就踩着厚厚的落叶,急不可待地走来了。

我国古时民间习惯以立冬为冬季的开始,《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说:“立,建始也”,又说:“冬,终也,万物收藏也。”意思是说,冬季从现在开始,农作物全部收割、入库,有些动物也要藏起来准备冬眠了。看来,立冬不仅代表着冬天的来临,也有万物收藏,规避寒冷的意思。

立冬是个悠闲自得的时节,冬寒一种下,农人就挂起了锄头,再也不为播种和收获忙碌了,他们围着火炉,温上一壶酒,慢慢地品味着初冬的充实;有老年人坐在院子里晒太阳,互聊家常,或回忆着甜美的往事,静赏,安详;狗蜷缩在老墙根下,眯着眼睛惬意地张望着这个世界;牛在棚屋里控着,不紧不慢地咀嚼着时光。

立冬时节,清晨,有时会升腾起一缕缕轻烟般的雾气,那隐约可见的村庄,田野,山峰,仿佛在缓缓移动,呈现出奇幻的姿态。村头的小溪少了往日的喧哗,但仍有细流蜿蜒曲折地流淌,窃窃私语,透明如镜。轻寒漠漠,那高高挺立在山坡上的树,丢弃一切琐碎,枝杈疏朗交错,衬着高远的天空,简洁、遒劲、淳朴,很有一种其他季节没有的耿介与风雅,仿佛可以看出它们正在积蓄力量,等待着来年开春长出新芽。

立冬,还有一个别名叫小阳春。此时,暑已去,寒欲来,阳光照在身上,毛茸茸的,温暖舒适,将烦恼午后,酿成一壶微醺的酒;红透的枫叶写满生命的灿烂;一丛丛野菊花,闪着亮丽的眼睛,开得肆意风流;那些简约平凡的牵牛花,一朵朵蓝色花瓣飘逸清纯,自由地在风中摇摆;鸟儿三三两两,成群结队,站在枝头搔首弄姿,或斜着羽翼掠空而过,留下一圈优美的弧线。

一块块麦田点缀在田野山川,像绿色的地毯,麦子似乎又长高了寸许,青得逼人眼;菜园里萝卜俊俏圆润,水灵灵地拱裂地面,露出小半个身子;莲花白正在翻心,翻卷的叶片如一朵朵莲花盛开;蒜苗也拱出了翠绿的脑袋……大地,总是生机勃勃,把满满的希望悬挂在农人的闪光的眸子。

立冬后,风里也裹着些许寒意,人们除了需要添加御寒衣物外,正是藏心养生、修身养性的好时节。日常生活中要早睡早起保证充足的睡眠,还要保持情绪安稳、平和淡定。在民间,有立冬吃饺子的习俗。我们家乡更有“立冬不端饺子碗,冻掉耳朵没人管”的老话儿。此时要多吃些具有暖性的食物,以增加热量,增强身体抵御寒冷的能力。

立冬是季节的一个片段,它拨响了甜蜜而又温情的弦。立冬来了,其实在它寒冷孤寂的外表下,却也处处隐藏着勃勃生机。让我们在立冬时节收藏心情,攒足干劲,养精蓄锐。“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在这初冬里,我依稀闻到了春天的气息!

田间三首

□岸石

其一

蔚蓝如洗白云闲,
秋味延入野陌间。
风动千顷丰谷浪,
香随溪水过前湾。

其二

送香溪水过前湾,
欣喜丰收又一年。
应料今宵人不寐,
农家趁月磨新镰。

其三

挺斗机声响应天,
农家田里汗涟涟。
年年辛苦忙中过,
稻谷盈仓梦可酣。



西西弗

□丁杰

西西弗的名字,好像跟一个故事有关。一个人推着大石头爬上半坡的故事。顶着上吧,难,累,苦。放手吧,危险!不小心还会被石头压成肉饼。

在贵州安顺,西西弗是一家小有名气的人文书店,在东街小十字南街中段的一栋老楼的二楼上。这条街,是安顺城有名的顾府街,白天卖衣服,晚上卖小吃。有穿的,也有吃的。那年,街上的小吃店都搬到了“好吃街”,这里就只有穿的,没有吃的了。

我偶尔去西西弗,就像偶尔去红山湖一样,随意,随缘。记不起是哪一年了,书店的老姓管事为我办了张卡,这就多了一个去的理由。有一次,我在书店看到有我文字的书,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年度散文选,有且只有一本了。因出版社送了我一本样书,我就没有买回家。过几天我想转回来,想去买来送人时,却找不到了它了。又有一次,我的一本样书,有人把那本书摆到书店,放在“本土作家”那里。因为我的那些文章写得不好,那阵日子,我不好意思去西西弗,怕看到那本书。像怕犯了错误的孩子在学校看到老师一样,心虚。

去西西弗,一般都在小十字下车。

左拐,穿过一排服装店,穿过一路吆喝,再左拐,上二楼。左边是网吧,右边是书店。有时候,网吧比书店热闹,有时候,书店比网吧热闹。

这个周末,到文庙后面巷子里的戛纳茶社取东西。人不在,等不及,就从小巷子里钻出来,在儒林路捡一家老店,吃了些老味道。起来,继续往左,去西西弗转转。

人啊,经常去书店转转,心会静些,人会淡些,时光也会从容些,不一定要买书,进去转一圈出来,身上沾点书卷气。

刚走到卖花江剪粉的小摊那里,我的手机响了。朋友有约,以“开小会”的形式欢度这个没有加班的周末。不急,先到西西弗转转再说。

书店楼下左边那家裹卷店,生意一直很好,似乎总有些小姑娘在坐着吃。上楼,左拐。走进书店,掀开那道帘子,世界马上变成温暖的色调。外面的喧嚣,被隔在了外面。音乐轻轻的,舒缓地流淌。老人,大人,孩子,在书店里都静悄悄的。孩子们不贪婪,或许来之前就带目标,抱一本书坐在地上就忘我地读,随意,自然,就像是坐在海边的沙滩上,校园的草坪上。我漫不经心,看书,看人,看挂在墙上那些孩子们的画:天真,稚

气,不加雕琢。

慢慢地发现,书中有一两本是自己读过的书(也许是上次来随便翻过),只是一时想不起写的是怎么了。慢慢地,看到了熟悉的身影。正在搜肠刮肚地想对方是谁,想如何搭话时,人家先开口了,轻声细语地与我打招呼。

像我这种人,逛书店的是很虚伪的一件事,因为自己买的书,朋友送的书,到图书馆借的书,都没有读完呢,在家里冷冷地放着。朋友这两年出版的新书,有送我的,收到书的当天礼貌性的读几页,就放下了。这种情况,买什么新书啊?本来人就够虚伪的了,还再买几本书拿回去赴会,人家问起来,多不好意思啊!

掏出手机,悄悄拍了几张照片。孩子们自然随意地读书的场面。孩子读书多是喜欢,没有功利性,所以姿势怎么舒服怎么坐,感觉不喜欢了,站起来,换一本。我也这样坐在学校后面那块大石板上读过书,还跟在河包山的牛屁股后面背过名词解释和数学公式,现在在模有样地“从事文字工作”,却好久没有认真读书了。每天在单位读的七八种报纸,经常是一目十行。在手机上读的“鸡汤”,也是早上读过,晚上就忘

得差不多了。

坐办公室时间长了,人就胖,就懒,就丑。为了鞭策自己要迈开腿,勤读书。我请书法家为我写了幅字,内容是我的凡人名言:“体胖常走动,人丑多读书”。裱好挂在我的书房。又请篆刻的朋友刻枚印章,内容就是把那十个字精简到六个字:“常走动,多读书”。

在书店,灯光是温暖的。目光也是温暖的,哪怕是陌生人不经意轻轻投来的那一瞥。没有喧闹,只有沙沙的翻书声。就连偶尔有人接电话,也是轻声细语,长话短说。我的电话也响了,朋友们在催我,那边“三缺一,干着急”呢。西西弗这个来去自由的地方,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不少。

前几天,我从西西弗楼下走过,习惯性地抬头看看,楼还在,西西弗书店不在了!这家叫西西弗的书店,这家在安顺活了十多年的书店,真的消失了?我把这种担心和失落发到微信朋友圈后不到五分钟,朋友们给我发来消息。

“还在的,搬家了。”

“西西弗现在隐藏在国贸商场里面了。”

过几天,我就去国贸找西西弗,看看西西弗。